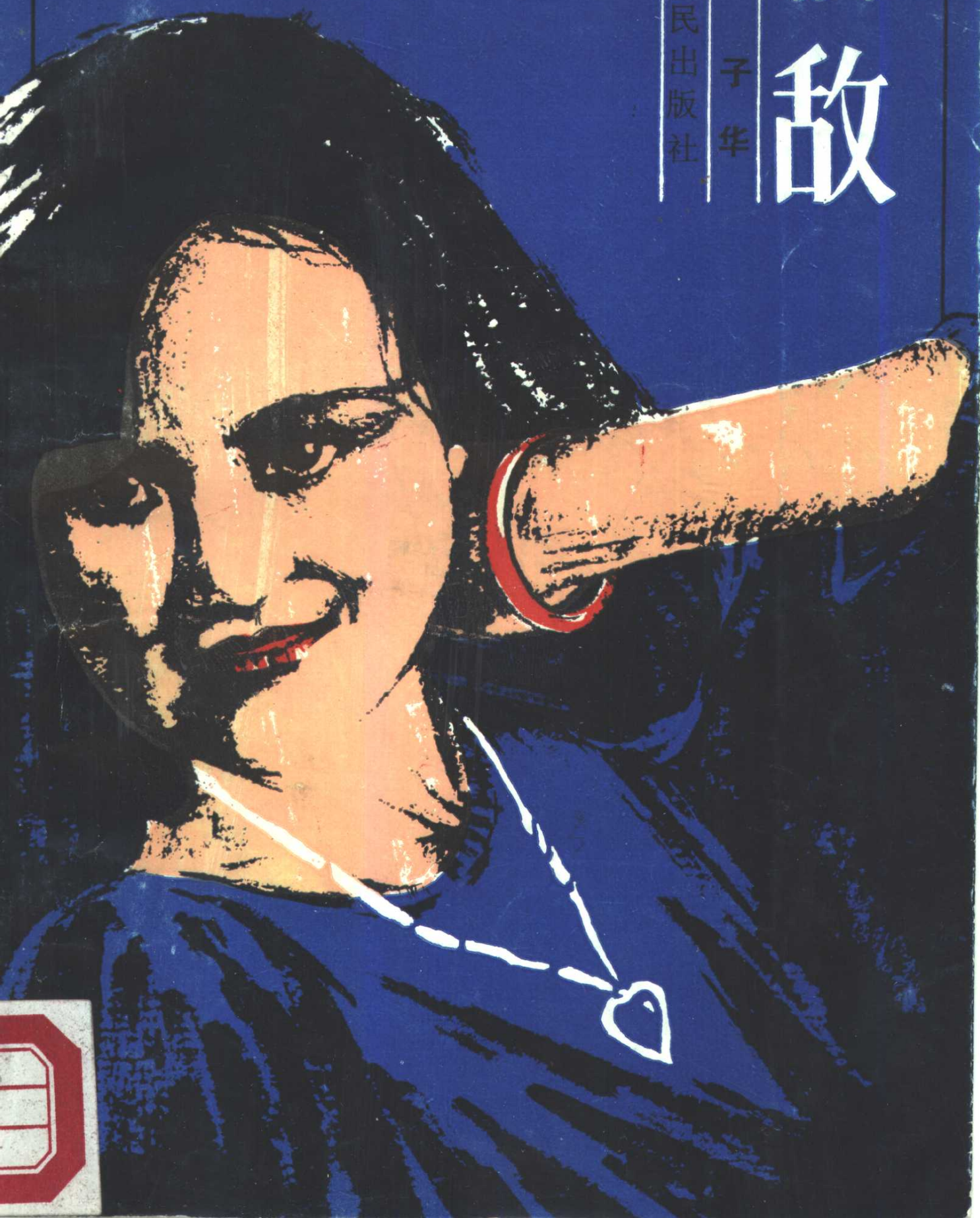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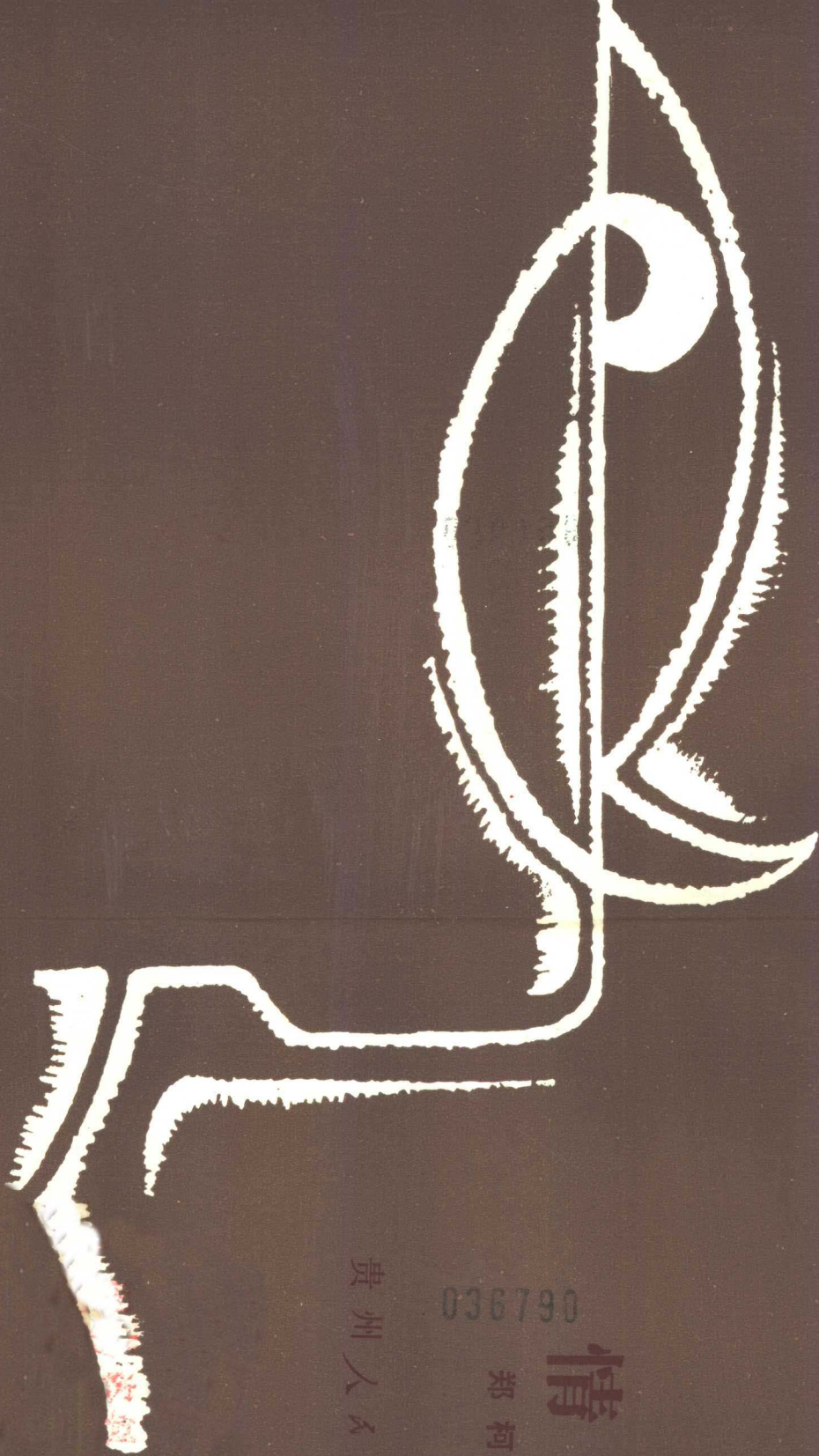


情敌

郑柯子华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

情敌

郑柯 著

036790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I 407
841
4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
彭鹤松
石俊生

情 敌

郑 柯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)

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凯里第一印刷厂印制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125印张 210千字

印数 1—65,000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115·753 定价: 1.80元

ISBN 7-221-00145-6/I.51

目 录

我窥见到了那个美妙神奇的世界

——序 谭 谈	(1)
为君唱支风流歌.....	(5)
莽林女子.....	(83)
桃色新闻.....	(115)
情 敌.....	(215)

我窥见到了那个美妙神奇的世界

——序

谭 谈

儿时，我常蹲在妈妈的身边，问：“火车是个什么样子呀？”

我知道，妈妈是见过火车的。外婆家的屋后面，曾有一条火车路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为阻止日本鬼子西入，将它炸毁了。妈妈见我问她，思索了好一阵，才这样告诉我：“就象瘫子轿。”

“瘫子轿？”我失望了。

我们乡间，一些瘫痪人，家里用竹篾替他织一个长长的卧身的筐子，让他躺在筐子里，从东村抬到西村，让他沿村乞讨。不由地，瘫痪人卧的那个长长的竹筐子，在我的眼前晃动起来。呵，火车象它？这太不美了呵！

后来，我到了外婆家。特意跑到外婆的屋后面，去看火车路。路废了多年了，长长的路基上，只有一些零乱的碎石。我站在那些碎石上发呆，真想象不出火车是个什么样子。

一九五八年冬，十四岁的我，正在读初中二年级。我们学校奉命调到铁路工地修路。修的正是那条毁于抗日战争中的湘黔铁

路。我们修的那段，正好在外婆家的屋后面。我拼命地挑土，拼命地打夯。真希望它早一点通车，真希望早一点看到火车呵！

一九六一年秋，我穿上军装，去闯荡大世界。我终于在邵阳火车站，头一次见到了火车，头一次坐上了火车。新兵们坐的，全是闷罐罐，我突然想起儿时妈妈告诉我的话。是呵，这不象是一辆放大了的“瘫子轿”吗？什么时候，我才能去坐一回安玻璃窗子的、有皮凳子的客车呢？我真想呵！

终于有了这么一回。服役三年后，我坐着火车回来探亲了。火车从外婆屋后面经过，从我自己修筑的那段铁路上经过。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……

这就是我对火车最初的认识，对铁路最初的感情。

这次，贵州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省青年作家郑柯同志的中篇小说集。他把书稿交给我，要我看看，写个序言。我们是朋友。朋友在创作上取得了成就，真使我高兴。然而，对于写序，我不敢接受，却又推辞不掉。只好接过书稿，翻开来细细地阅读。

看着看着，我放不下了。这些朴朴实实的文字，巧妙地将我带进了筑路工人那个神奇美妙的世界。郑柯同志长期生活在筑路工人中间。他对他们太熟了，他对他们有一腔滚烫的感情呵！在《为君唱支风流歌》里，我结识了被人称为筑路队“四大舜种”的李虎、苟玉田、歪诗杜、鸡胆张，以及干了一辈子筑路工的老班长。随着情节的推进，随着人物性格化的语言，我看到了“舜种”们的那个鲜活活的，有层次、有色彩的，有异于常人却又与常人一样的奇特的感情世界。他们都有过光荣的历史，都有过豪迈的过去。然而，生活，不是一个抽象的字眼。他们需要家庭的温暖，需要爱情的美酒，需要做一个完全的男人！然而，由于环境的特殊，标致、健壮的小伙子，三十大几了，还是光棍一条；有

些虽然得到了爱神的恩赐，有了美貌的妻子，然而，一年到头，夫妻却难得有几次恩爱。爱情，难道就是几张飘来飘去的信纸？没有具体的、实际的内容？“爱神呵，你对长年与高山大川做伴的筑路工，太不公平了呵！”读到动情处，我禁不住和作者一道，为这些普普通通的筑路工鸣不平。他们在生活里失去了那么多，难道说几句牢骚话都不允许吗？尽管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们都没有摆脱掉这样那样的弱点。他们也许不是英雄。然而，在生与死的紧急关头，他们却谁也没有退却。用自己的鲜血，使脚下的路基不断地向前延伸。是的，“在中华民族的绵绵历史上，他们的名字应该而且必须写进英雄的史册！”

在《情敌》里，我窥见到了另一个奇妙的天地，那是两个青年女子宽广的情怀。她们的名字，寄托着父辈们美好的愿望，倾注了父辈们一生的心血。成昆，成渝，这对孪生姐妹，没有辜负自己的父亲，一个把毕生的精力献给铁路建设的老工程师的希望，她们将自己的青春，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铁路建设。为了减少工伤事故，少使工人们负伤流血，姐姐成渝埋头搞“隧道中层保险型活动支撑架”的研制项目。正当研制工作进行到中途的时候，生活给她出了难题：她未婚先孕了，受到了处分，撤销了技术员职务，调去当普工，打隧道了。而妹妹成昆，则背负着山一样沉重的精神十字架，用青春和爱情谱写了一曲委婉感人的筑路工的歌！

在这本书里，年轻的作者不仅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个个立体的筑路工，勾画出了一个个筑路工美妙神奇的感情世界。而且，作者还用优美的笔调，把我们引到了筑路工生活的那虽然艰苦、却又奇特的环境里，让我们看到了“猴子埋崽”的新奇场面；看到了筑路工们向“猴大哥”借鱼的有趣景象，看到了雄奇的山、秀美的水……

看完书稿，掩卷沉思。我仿佛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火车，一条美妙的铁路。那就是奔驰在筑路工心灵世界里的火车，那就是铺设在筑路工心灵世界里的铁路。

每天每天，多少有情男女，坐上舒适的火车，去和远方的情人相聚。当你们和情人拥抱的时候，你们可曾想到，为修筑这条铁路，为架设你们的这条鹊桥，多少筑路工失去了与情人相聚的机会？有些，甚至永远……每次每次，当火车通过大桥、穿越隧道的时候，你可曾想到，这些桥墩上，这些隧道里，留有筑路工的鲜血？多少筑路工，永远默默地躺在这里了，用他们的灵魂，守卫着这桥、这洞、这路……

人们赞美铁路，夸她是祖国的大动脉，肩负着民族崛起、中华腾飞的重担。然而，朋友，没有筑路工，又哪来铁路？筑路工，是祖国大动脉之父呵！作为一个曾经当过几个月筑路工的我，衷心地感谢作者，唱出了一曲曲献给筑路工的赞歌！作为一个经常乘火车的旅客，我要向那些普普通通的筑路工，致以深情的敬意！

“呜——”

写到这里，室外传来火车的鸣笛声。又一列火车，开进这座工业新城的车站了。呵，又将有多少夫与妻欢会！又将有多少母与子团聚！

朋友，不要忘了筑路工！

1986.7.4 冷水江

为君唱支风流歌

书 头

这是个多么可怕的夜呵！轰隆隆的闷响过后，一切突然沉陷了。死神和黑夜狼狈为奸，无情地撒下恢恢之网，整个世界刹那间被死一样的、令人毛骨悚然的沉寂笼罩着，留给生命的——假若这里还有生命的话——唯有绝望。阴冷的风象惯于悄悄逡巡的山魈，不知道从哪条地缝中钻了出来，在这个一切皆已停滞的世界里盘旋，夹带着水丝、石粉、瘴气、硫磺的恶臭和腐烂的水腥。这里，无疑已被死神侵占并牢牢地统治着。

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八时三十分，有线电话、无线电报、汽车、摩托、人的双脚，一切能动员起来的现代的和原始的通讯工具，从这里发出了同一个特急报告：

武陵七号隧道大塌方。一、二号掘进面作业人员已安全撤出。纵深三号掘进面张富贵（班长）、李虎、苟玉田、张广等四人情况不明。我正组织抢救。

036790

担负武陵七号隧道施工任务的二队队长武彪，人称“鬼见愁”的，不愧是个自称闯荡了大半拉中国的人物，公然不顾上级有关部门的编制规定，在实行生产责任制、各班班长自由组班时，将各班不愿要的人划拉到一块儿，组成了一个新工班，并给它取名为“孬种班”。

“现在，宣布‘孬种班’成员名单。”职工大会上，鬼见愁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，就象宣读劳资处调整工资的文件。

“一号孬种李虎……李虎？”他沉吟片刻，忽然说：“李虎，我看你干脆改名叫李鼠得了。虎从风，风从林；几座山、几棵树就能把你吓跑，你配叫这个‘虎’吗？”

“行啊！”李虎在下面朗声应道。这只鼠可是只“硕鼠”，坐在那里整整比别人高出一头。那颗头线条很美，由于每天对着镜子用剃刀刮两遍，光度至少可以达到三千尔格/秒。他习惯地在葫芦蛋上摩挲了几下，说：“既然鬼队长说了，拉出的屎也不能坐回去，那我以后就叫李鼠好了。从今天起，谁再叫我李虎，谁是驴日的。”

“呵，你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！”鬼见愁鄙夷地瞥了他一眼。“二号孬种：苟玉田。”鬼见愁的眼睛顿时冒出了两股火光，恶狠狠地盯着把头勾得豆芽儿似的苟玉田。“苟玉田，我真不明白当初怎么让你混进党内来了！我看，趁这次整党后期重新登记党员的机会，你体体面面申请退党得了，免得落个开除党籍的名声。哼！”

苟玉田象刚刚喝下一大瓶酒精，连脖子都红了，把那张端正

的方脸膛，深深地埋在腿胯中间。

“三号孬种……”

“到！”随着一声标准的军人式的应声，刷地站起了一个矮墩墩的穿旧军装的小伙子。

“鸡胆张，你倒有自知之明啊。”鬼见愁笑起来，接着脸一沉：“草包竖大汉，能吃不能干，吃饭抢大碗，干活白瞪眼。我看你这个火线宣誓的党员，堂堂的二等功臣，这次重新登记党员也要考虑考虑吧？”

“是！考虑考虑！”

“哼！——歪诗杜。”

无人答应。鬼见愁连叫了几声，才从最后的墙旮旯里歪歪仄仄地站起一个青年来。局外人弄不好会以为他患有严重的胃病，因为从他那刀条脸上，即使用针，你也难挑起一丝肉来。他右手拿着一支笔，左手拿着一个小本子；那本子，肮脏得象卖油条师傅的帐本。他白了鬼见愁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

“喊什么喊！塌方啦？好不容易才来了灵感。”

“嗨，猪八戒爬城墙，你倒先倒打一耙啊。”鬼见愁发狠道：“开会写歪诗，我扣你奖金！”

“咱从没把那俩汗水钱放在眼里。”

“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吗？”

“不就是咱荣获‘四号孬种’称号么？”

这几个好角色，没治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，叫“大错不犯，小错不断，气死领导，难住法院”。鬼见愁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合上记事本。

“鬼队长，”李虎笑咪咪地叫了一声，然后捧起他那把硕大的紫砂茶壶，消消停停地抿了一口香茶，咂吧咂吧嘴唇品品味，才问：“‘孬种班’就咱哥儿四个？”

“嫌少哇？再多几个，我这个队长就该枪崩了！”

“鬼队长，别狗咬拉屎的。”

“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”

“尽管是‘弄种班’，也得有个班头吧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你能不能开开恩，把这个‘官’赏给我，让咱也过过官瘾？”

“什么什么？”鬼见愁象忽然发现了三条腿的蛤蟆，左右打量着李虎，“嘿嘿，新鲜！要是毛驴能驾辕，谁还养大骡子大马干什么？——张富贵。”

“哎。”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答应着，双手使劲撑住几十年打隧道落下的老寒腿，颤巍巍地站起来。

“老班长，从今天起这几条好汉就交给你了。”

老班长顺从地点点头。

武陵七号隧道从武陵山脉红石岩半腰穿过，二队就在红石岩脚下安营扎寨。红石岩是一座标高一千零四十米的恶山，通体褚红的石头，一层层错杂地堆叠着，看上去摇摇欲坠。一块巨大的、蘑菇状的石头，顶层不知有多少万吨，却靠一根纤细的石柱支撑着；虽然知道它是牢固的，但工人们从它下面的小径去隧道口上工，每次都不由自主地抬头盯住它，防备它突然滚落下来。奇怪的是，在这些恶石上面，却能生长各种各样的树、草、葛藤甚至杜鹃花、栀子花和野茉莉。红石岩顶上古木阴森，把山顶上那片天染得蓝中带绿，一下雨，更是连雨丝都是绿的了。山峰插进云端，林梢挑起行云，把它们卷得一团一团。白天，山林里是猴子的世界；入夜，则虎啸猿啼，百兽嗥叫。尤其是猫头鹰，叫声凄厉而悠远，久久地山野里回荡。

二队的工棚依山势建造。一片黑乎乎的油毡屋顶中间，点缀着

几块补漏的灰色旧篷布。一股地下水从红石岩脚下巨大的裂罅中奔涌出来，流到山下变成了一条平缓的小河。傍着小河，是那条唯一勾通大山腹地与外部喧嚣世界的便道；这便道，是筑路工为运送筑路材料一刀刀砍、一镐镐刨铺出来的。

“舜种班”成立后，队长鬼见愁专门拨给了他们一座工棚。这棚子座落在小河边，原是炸药库，因潮湿废弃不用了的。油毡早已被山风揭下来抛进小河冲走了，糊壁的黄泥也已脱落，裸露着发黑霉变的竹篱。三月里雨水太多，地面上汪着一窝窝水，一些刚成形的扣子那么大的小青蛙高兴地从这个水坑跳到那个水坑，一边用尚未成熟的声音“呱咕呱咕”地欢叫着；菜花蛇，四脚蛇，当然还有那些阴险的眼镜蛇、金环蛇，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，一有机会便将一只得意忘形的小青蛙吞进肚子……

老班长领着四个小伙子，花了两天的功夫，毫不客气地撵走了原先的主人，下功夫拾掇了一番，今天开始搬家了。虽然是“舜种”，可人有脸，树有皮，眼下如瘸腿毛驴等人买，滋味儿毕竟不大好受。尤其是苟玉田，简直不敢抬头看一眼坎坡上那些瞧热闹的人。歪诗杜发现了这点，等大伙儿在工棚里凑齐之后，挨个拍着人家的肩膀，笑呵呵地说：“难受啥？气啥？君不闻历来豪杰志士者皆有过人之节？何谓‘过人之节’？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也。”说着弯腰从铺板下拉出一只长筒水靴，从靴筒里掏出一瓶绵竹大曲，瓶底还粘带出一只皱皱巴巴、大概从买来便没见过水的花尼龙袜。“来，为庆祝咱‘舜种班’光荣诞生，我贡献家乡老酒一瓶，外带歪诗半首。”

对于常年跟大山打交道的筑路工来说，诗不诗倒无所谓，而有酒不喝，无疑是一大罪过！那瓶“绵竹”转不到两圈，便瓶底朝天了。歪诗杜酒瘾大，酒量薄，刀条脸早已红云涌起，两只小眼也潮乎乎的了。他掏出那个卖油条师傅的帐本，跳上床铺，激

情满怀地朗读自己的大作——

“啊，风流啊。风流，
青春少年，
谁不爱风流？”

偷眼看看，发现这个开头竟然吸引住了四个听众，于是胃里的酒精更加翻腾起来，声音也大了一倍：

我是一个人，有血，有肉，
我有一颗心，会喜，会愁；
我旺盛的精力象风在吼，
我澎湃的热情似水在流。
我爱你，风流！
我爱你呀，风流！

“写得好！”鸡胆张大叫起来。“年轻轻的谁会不爱风流？咱探亲在长沙转车时，见大街上不少十八九岁的姑娘穿着红裤衩，白裤衩，紧梆梆的包住屁股，硬是比我老婆那条能装二百斤包谷的大裆裤看着舒服哩，可他娘的，咱们这号人整天拱在大山肚子里，一身浆一身灰，耗子都是肚皮底下吊棒槌的，风流给谁看？”

“妈的，”李虎骂道，“你那嘴怎么那样肥？”

“洗脚水泡茶，不是味对吧？”张广粗声大噪地说，“可咱说的却是实情儿。咱们这号人，说起来真可怜！每年一个月探亲假，胡子上沾的几颗饭粒儿，全舔进嘴里能填饱肚子？有时气起来，真想解了裤带上吊！你呀，你没老婆，你还不知道那难受的滋味儿……”

李虎的脸猛地阴沉起来，张广吓得赶紧住了口……

二

李虎今年三十三。

三十三，对于一个光棍小伙来说，是一个伤心的年龄。一般人这时早已“儿女绕膝谐相嬉，娇妻喁喁枕边嗔”了。而他，除了自己的妈妈，至今在这个世界上连一个可以写信说几句话的异性都没有。可恨哪，被称为“四化建设开路先锋”的筑路工，竟连享受一般人生活乐趣的权利都没有！在铁路工程队，三十多岁的小伙儿多如过江之鲫，随便伸伸手便能拎起一长串。这些小伙儿大都一表人材，若是生活在城里，保管让那些姑娘骑着“铃木”追赶，可在这常年穿山肚子，整天跟石头、泥浆打交道的铁路工程队，便委屈成“处理品”了，怎不让小伙子们伤心忿懑？爱神，你不公平啊！你和那些浅薄的姑娘一样，只把金箭对准命运的宠儿，而长久地忽略这些在大山肚里为人类流汗、流血的青年，你原来是一个势利鬼啊！

肚子饿了，象着火；可心要是饿了，如刀割。李虎不能想这件事，一想就要发火，就立时由一个通情豁达的男子汉变成一个蛮不讲理的无赖，变成一个连闯荡了大半拉中国的鬼见愁见了也搔头的人。他整天阴沉着脸，好象鬼见愁借了他鸡腿还了他啃剩的骨头，好象鬼见愁错拔了他一颗牙。鬼见愁叫他往东，他偏往西；叫他打狗，他偏撵鸡……这一切，都是因为鬼见愁不批他的请调报告。吃起来，他是一头牛；干起来，抵不住一只猫。挖铲土，填不满挖耳勺；搬块石，砸不碎生鸡蛋。进隧道，干不上半小时，风枪一摆就往外走，鬼见愁看见，便要大喝一声：

“李虎，干什么去？”

他懒懒地回答：“拉屎。”

强有力的理由！鬼见愁只好瞪瞪眼：“真他妈懒牛懒马屎尿多！”

“鬼队长，”队长骂他，他不恼，跟大山打交道的人，性子鲁，嘴巴臭，但不怀恶意。他嘻嘻笑道：“管天管地，管不住拉屎放屁。从前皇帝老倌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那么邪乎，还没下过不准小民拉屎拉尿的圣旨呢！”

鬼见愁气得眼珠鼓几鼓。

“咋，你不信？要不，跟咱一块到厕所验验？”

“唉！”全处有名的鬼见愁，颠转来竟在一只鼠面前发起愁来。小伙子却更加乐呵：“愁啥？愁啥？”那语气里，透着恼人的亲切，“愁白了头大嫂不心疼呀？我说鬼队长，干吗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？你在咱那份请调报告上画个圈，咱俩的交情不就厚了？”

“做梦娶媳妇去吧！”鬼见愁恼得牙都要咬碎了。

“罢了罢了，回见，回见。”小伙儿一点也不恼，晃荡着拉屎去了，一路哼着小曲：“你看天上那朵云，又想落雨又想晴；你看山下那个妹哟，又想招郎又怕人……”这一泡屎，不拉它个把小时不会拉净。

十三年前的李虎可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，他在成都铁中上高三，刚刚二十岁。小伙子方面大耳，虎头豹额，两只大眼忽闪忽闪，宽厚的脊背，一米八五的个头，好一个伟伟大丈夫！这样的身板容貌，对于那些情窦初开的女同学，犹如恒星之于行星，有着非凡的吸引力。如果认真统计一下的话，当时围绕着他旋转的异性的眼光，怕得用三位数计！其中有两颗行星距这颗恒星最近。那是两双内涵迥异的眼睛，一双闪耀着果敢而又热烈的追求

的光，倾泻着爱慕之情，如黄河九天落；一双含蓄而畏怯地关注着他，若隐若现地暗示着少女内心的隐秘，似小溪九道湾……这些，小伙子不是不知道，可他那时候高傲得很，就连这两双眼睛他也似乎视而不见，有时，还有意无意地回避它们——

“李虎，”有一次，李娜终于忍不住了，火辣辣地盯住他，“我是母老虎吗？”

“怎么啦？”他假装糊涂。

“昨天下午我往你抽屉里塞了张电影票，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“哎呀，”他失悔道，“可惜，可惜。我怎么没想到瞅瞅抽屉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“李虎……”柳亚涵叫他的声音永远是这样，柔柔的，怯怯的，好象很怕他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他对她也很客气，

少女红了脸，垂下眼睑：“我有一道数学题解不出来，今晚……”

“哎呀，”他为难地搔着头，“今晚……今晚我得陪妈妈去看外公。”

多么得意的小伙子！多么幸运的爱神的宠儿啊！可是，人生莫测，一场意外的变故从此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——在远隔千里的湘西深山老林，枝柳铁路工地上，他父亲为抢救一摞被粗心的材料工放置在道心的藤帽，倒毙在车轮下。那时侯，风行“继承遗志”，既然父亲是为抢救国家财产献身的（别管这财产抵不抵得上一条人命），他的儿子就应该接过父亲手中的风枪，上级宣传部门和报纸也需要这样的典型。于是组织派人来到成都，与悲痛欲绝的新寡商量此事。李虎有一个十八岁的妹妹，也在铁中念书，可做了几十年筑路工家属的妈妈是深知铁路工地的艰辛的，她不允许女儿去接班，带着深深的疚歉和儿子商量。那时的李虎